



中美战略经济对话

上海证券报

责任编辑:丁友明 美编:廖渊 2006.12.16 星期六 邮箱:dymym520@eyou.com 电话:021-38967506

4

中美对话闭幕 未来6个月重点解决战略领域问题

为期一天半的首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 15 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的特别代表、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同美国总统布什的特别代表、财政部长保尔森共同主持闭幕式。来自中美双方财政、能源、商务、贸易、金融、交通、环保、卫生等多个部门的 20 余位政府部长及官员出席了会议。

中美首次战略经济对话中不仅讨论了宏观经济问题,还在证券、金融、能源、航空等领域达成了一系列实质性协定。中美首次战略经济对话会议中,双方确定了服务业、医疗、投资、加强透明度、能源和环境等领域为未来 6 个月的工作重点。闭幕式后,吴仪和保尔森共同会见了中外记者。

议题 深入讨论环保等 5 大专题

吴仪表示,首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认真贯彻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求真务实,取得了令人满意的结果。双方围绕“中国的发展道路和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对话主题,就城乡均衡发展、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促进贸易和投资、能源、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等 5 个专题、11 个分议题进行了深入

讨论。在对话过程中,双方自始至终都以积极坦诚的态度认真开展对话,通过对话双方增进了了解,扩大了共识,加强了互信,双方还就一些具体问题达成共识。相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必将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和建设性合作关系健康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成果 达成能源等领域实质协定

中国财政部部长金人庆 15 日在介绍会议情况时说,中美首次战略经济对话中不仅讨论了宏观经济问题,还在证券、金融、能源、航空等领域达成了一系列实质性协定。在此次战略经济对话中,中美双方同意在中国设立纽约证券交易所和纳斯达克代表处。

他说,美国支持中国加入泛美开发银行;双方缔结了促进美国对华出口的融资便利协定;中国将加入“未来发电计划”政府指导委员会;中美同意于 2007 年 1 月重新启动双边航空服务谈判。

金人庆说,中美还同意利用现有机制,增加在更有效而且环境可持续性的能源利用、促进个人旅游和商务活动、发展援助和多边开发银行贷款等方面的双边合作。

目标 确定未来 6 个月工作重点

中国财政部部长金人庆在介绍会议情况时说,经过讨论,中美确定将几个战略领域作为未来 6 个月的工作重点。双方同意就发展高效和创造性的服务业和改善医疗的途径进行讨论,启动双边投资对话,开展探索性讨论以考虑双边投资协定的可能性,加强在透明度问题上的合作,并启动能源和环境的联合经济研究。

他说,在此次对话中,中美重申承诺,追求旨在促进两国经济均衡发展强劲增长和繁荣的宏观经济政策,诸如中国汇率机制改革和提高美国国内储蓄率。

金人庆说,中美还一致同意在有效保护知识产权、加强法治和消除贸易与投资壁垒的基础上,建立开放、竞争性市场的重要性,加速发展和创造就业,刺激国内外贸易与投资,通过加强能源安全、环境保护和医疗推动可持续发展。

中美双方还承诺采取积极措施加强世界贸易组织,包括通过多哈回合的成功完成,并为此目的加强双边联系。

展望 第二次对话明年在美举行

保尔森对中方为首次战略经济对话所作的周到安排和精心准备表示感谢。他说,在对话过程中,美方从中方的介绍中学习到很多东西,对中国各方面的情况和政策增加了了解,双方还就美中两国经贸关系可持续发展、市场开放及鼓励投资、环境保护、能源效率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富有成效的讨论。双方今后的工作任务将更加繁重,美方期待明年在华盛顿与中方进行第二次战略经济对话。

双方商定,第二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将于 2007 年 5 月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对话将围绕创新和贸易、中美经贸关系发展两个方面的内容开展。

综合新华社、新华网报道

会后反应

保尔森:共识远远多于分歧

□本报记者 薛黎

以往每次美国高官来访,除了有时与中国政府领导人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必行的一个日程安排就是举办美方自己的记者发布会,美方官员也更乐意在这样的场合“畅所欲言”。在昨晚美方代表团举行的记者发布会上,美方就透露了会谈中的一些分歧。

为了解一些战略问题制定了工作计划,包括服务业开放、医疗卫生合作、投资、航空、能源等领域以及加强透明度问题。

保尔森还表示,下一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将于明年五月在华盛顿举行,在此之前上述的几项工作计划都要有所进展,尤其是透明度方面中国的立法、执法体系是首先需要完善的,以及医疗卫生方面,需要推动实行国际认可的统一标准,这样才有利于中美在医疗卫生领域的贸易合作。

保尔森在发布会上承认美国储蓄率太低,为实现美国经济贸易平衡发展,政府将努力提高美国的储蓄率,同时减少财政赤字。

知识产权问题有待努力

面对分歧更多的是认可

面对分歧,美国代表团所展示的更多是对共同利益的认可,对中美平等坦诚互相尊重的交流方式表现得极为满意,保尔森说:“这次对话是着眼于双方长期需要关注和解决的问题,是一次战略性对话,我对取得这样的成果是很满意很高兴的,哪怕那些具有象征性意义的成果也是非常重要的,比如双方同意在中国设立纽约证券交易所和纳斯达克代表处。”

对于缓解中美贸易不平衡,美国商务部部长古铁雷斯在发布会上表示,中国应该在 8-10 个工业、服务业领域放开更多市场准入,这对中国经济来说也是有利的。另外,知识产权问题还有待努力。

“多哈谈判至今未能达成说明了世界主要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的存在,但 25 年来的历史证明,市场开放对一个国家是很有好处的。”保尔森指出,中国目前在这方面还是有阻力,他希望中国的市场开放程度超过 WTO 水平。当然,保尔森所指的市场开放更是指向中国资本市场的开放。



首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官员集体合影 本报传真图

记者观察

战略经济对话激活中美经贸合作

□本报记者 李雁争

随着世界各国经济的不断发展,贸易纠纷和贸易摩擦也越来越来,中美作为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两个大国,更是不可避免。保尔森表示,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美国对中国部分经济改革迟缓的问题越来越失去耐心。吴仪则表示:“多年来,我们在与美国朝野和社会各界交往中深深感到,一些美国朋友对中国的实际情况不仅知之不多,而且误解不少。”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美国问题专家朱丰教授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双方对彼此依赖和关注正在深化,而听以“刺耳”的指责正是这种紧密关系的生动写照。对话后,两国的经贸关系有望从简单的投资、贸易上升到协调发展的新层面。

中美经济依存度加深

就在对话进行的当天,商务部新闻发言人 15 日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说,今年 1 至 10 月,中美贸易额达 2145.2 亿美元,其中对华出口增长了 23.8%。目前,美国是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和第六大进口来源地,中国已成为美国第三大贸易伙伴、第二大进口来源地和增长最快的出口市场。

朱丰认为,以上数据反映了双方对对方依赖程度的提高,而这种依赖正在成为重新定位两国经济关系的积极力量。

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启动,是近年来中美经贸关系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件大事。它表明,当中美两国在经济领域的互动已经具备全球性和战略性的影响力后,全球对话的意义已经从战术层面进入到了战略层面。

中国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自身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其对世界经济成长的效应也日益显现。2005 年世界经济的增长率为 4.9%,其中 1.4%来自中国的贡献,美国的贡献为 0.7%,日本的贡献仅为 0.2%。无怪乎布什总统赞扬中美两个经济体是全球增长的双引擎。

保尔森在这次会谈中也表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并对世界经济作出贡献符合各方的利益。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张国庆接受《上海证券报》采访时表示,美国此次派出如此强大的代表阵容,本身就体现了其对中国市场的重视,以及对中国经济的信心和尊重。

彼此了解是合作基础

在为期两天的会议上,美国代表团的指责包括,美国电脑软件在华遭遇盗版,美国金融服务公司在中国市场的不完全准入,以及中国人将地摊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维持在低水平。

专家认为,美国代表对以上问题的关注源自两个因素。首先是美国国会的压力。目前,美国制造业对就业岗位流失感到担忧,美国的国会议员们正准备将这些问题归咎于中国,并酝酿通过具有贸易保护主义色彩的立法。

张国庆说,布什政府认为有必要系统地梳理两国关系,以便在任期的后两年内,更好地协调与中国政府、与本国产业及国会共三个方面的关系。美国代表关注以上问题的第二个因素是促进了解。长期以来,中美关系中的许多问题,多源于误解和相互猜疑,建立对话机制将有利于加强彼此的沟通和了解。而战略对话就是要用一种至深且远的眼光来审视双边关系。保尔森不久前就明确表示,美国需要用“世世代代”的战略眼光看待中美关系,这个看法也符合中

方长期以来对中美关系的基本立场。

对此,吴仪在讲话中重申了中方长期以来的观点,即那些批评中国的外国人未能体察到中国所面临的广泛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她表示,外国人常把中国政府通过经济发展来解决这些问题的努力误当作了对中国贸易伙伴国的威胁。

美国能源基金会驻华首席代表杨富强认为,两国之间有必要加深交流,彼此了解才是合作的基础。

问题上桌面有利解决

此次对话的模式也与众不同:不是分组召开多次会议,而是双方代表团全部在同一个会议室里进行一天半的会谈。张国庆认为,这种开放的模式就有助于问题的解决。

在美方的代表阵容中,有能源部、劳工部、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等众多领域的高级官员。在这些领域中,某些问题和中国的合作大于竞争,如新能源及环保;某些问题对中国的要求太多,如汇率和开放投资;还有一些领域对中国不够友好,如高科技出口壁垒及对华军事禁售。

专家认为,任何一个问题都不能孤立看待,例如对中国的科技援助有助于环保合作等。张国庆则表示,根据国际政治关系的基本原则,要求别人的时候必须给予。特别是两个大国之间,妥协是永远的政治语言。他说:“把所有的问题都拿到一个桌面,有助于找到解决的办法。”

朱丰认为,两国将通过对话最终发现,将目光聚焦在单一领域是狭隘的。两个大国应该加强合作,不是像过去一样简单的出口贸易和投资,而是对彼此经济政策的尊重和配合,从而在世界经济增长中发挥更大作用。

专家访谈

“高盛方法”奏效亦打折 上市资源竞争或更直接

□本报记者 周翀

“我们马上要在北京开设纽交所在中国内地的第一家办事处来拓展中国业务。”纽约证券交易所 CEO 赛恩本月 10 日说,如此看来,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得到允许纽交所及纳斯达克市场公司在中国内地设立代表处的结果,在对话开始前已基本已形成共识。

巧的是,与美国财长保尔森一样,赛恩也曾任高盛公司担任高管,而高盛目前是纽交所的五家股东之一。在业界享有盛誉的“高盛方法”在此次战略对话中仍然奏效,形成了“好的开始”,但从实质意义上来说,却也难免打折。

双方都接受的积极结果

在纽交所和纳斯达克设立代表处之前,目前只有港交所在中国内地设立了代表机构。

有关人士介绍说,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外商代表机构不能进行直接的营利性质的商业活动,不能以代表机构的名义,而只能以公司总部的名义签订任何购买、销售合同,也不能接受服务所得的收入。从港交所内地代表处设立几年来的情况看,他们所开展的活动多为培训研讨、市场调研、宣传展示等。

“这类活动对于其开展业务,或者落实为实际业务有一定的作用和意义。应该说,能够有常驻的机构,有一批人能经常与内地企业沟通,对于其开展业务,开发上市资源,肯定有好处。当然,这毕竟还不够直接。而且,从以往的情况看,不设立代表机构,纳斯达克等也在中国有代表,也会通过各种渠道联系和接洽企业的上市咨询等。总体看,设立代表处后,开展各类市场拓展活动的名义更顺,‘找上门来’的情况可能也将更多。”

“实质意义可能不会体现得特别充分,但这毕竟也是一个开始。另外从高层战略对话的角度来讲,作为对话的成果,这项允诺无论对于中国还是对于美国而言,都是能够接受的,也会被视作积极的。”有关人士评价说。

与纽交所形成竞争关系的纳斯达克市场公司,则早在 1999 年就提出在华设立代表处一事,2000 年初,纳斯达克曾向监管机构提出在上海筹备办事处。纳斯达克中国首席代表劳伦斯·潘在接到本报电话询问时,表示目前尚无法做出评论,也未透露开设代表处的细节。

市场开放也应该是双向

“作为一个政策信号,允许两家美国交易所在华设立代表机构,说明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两类市场、两种发行制度的互动和竞争将变得更加直接。”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

司董事长林义相评价说,上市公司作为交易所战略资源的重要性,通过这个过程更加凸现。

林义相指出,美国在设立交易所代表机构的问题上,显然经过认真考虑,既有传统上被认为是美国主板市场代表的纽约证券交易所(当然,纽交所去年也开设了高速增长板块),也有本身就又细分为 4 个上市层次的纳斯达克,美国显然希望对中国从大到小的各类符合条件的企业提供服务。从这个角度看,我国的多层次市场建设、股票发行制度和交易所服务都应跟上,“不能再把金融业看成是为产业界实施资金的行业”,而应进一步切实改革发行、交易制度,进一步提高资本市场效率和发行、交易效率,降低融资的资金和时间成本,改善服务质量。否则,在全球化的竞争中,“一定会有很多中国企业跑到境外去上市”。

“这是我们国家在做出上述允诺后,必须给予实实在在在回应的问题。”林义相说。

在来华前,赛恩领导的纽交所已向美国证监会递交申请,请求立即取消美国及非美国公司从其他交易所转板至纽交所时所需缴纳的相关费用,涉及金额为 15 万至 25 万美元。

开放也应该是双向的,除了美国可以在中国内地设立交易所代表机构外,我国的交易所机构是否也可以到美国挂牌,吸引中国企业到中国上市?事实上,早在若干年前,一些国际知名企业就已提出过这类意向。林义相认为,在解决好法规、监管制度衔接,进一步提高监管水平的基础上,这种情况完全可以成为现实。尤其是一些国际知名企业,在融资之外,也确实有通过发行上市提高上市地市场认知的需求。

下一步焦点在具体落实

除去竞争以外,在两国交易所合作的层面上,上证所副总经理刘啸东给出过一个新思路。他前日在北京的一个论坛上说,上证所正在研究股票交叉挂牌的可能性,如纽约的股票可在上证所挂牌,而上证所的股票也可以到纽约挂牌。他说,“在交易所之间,拿股票来换股票是有可能的。”

林义相指出,既然高层对话已经明确了上述允诺,下一步的焦点就在于具体的落实情况。从证监会的行政许可项目看,目前针对外国证券类机构和资管类机构在华设立代表处,已经有详细规定,而对于交易所这类机构设立代表处是否适用于证券类机构规定,或是否适用于央行发布的《外国金融机构驻华代表机构管理办法》等问题,目前尚未得到明确的答案。



保尔森在新闻发布会上接受记者提问 本报记者 史丽摄